校長視野

columns

陳繁昌教授，香港科技大學校長。出身筲箕灣阿公岩。
獲獎學金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本科及碩士課程，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。
留美四十年，歷任耶魯大學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（UCLA）教授、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。
陳教授大半生尋找教研夢，對教育、科技發展、培育年輕一代亦有獨到見解。

十九年一遇的雙料情人節實在難得。當天一早，我特意穿上粉紅色的襯衫，戴上氈帽，同事還給我佩上一朵玫瑰花，好一副「大情人」的模樣；悉心打扮當然是為了我的一眾「情人」——可愛的科大人。早上十點多，我跑到校園的學術廊，與經過的同學、同事分享這份科大情，在大大的紅心裝飾旁邊派棉花糖，傳遞「愛．科大」的訊息。這是一個充滿愛的大派對：不消十分鐘，走廊已擠得滿滿，大家邊吃棉花糖邊拍照，無分彼此，不分國籍，互相祝賀Happy Valentine's Day，甚為溫馨浪漫。言談間我發覺很多同學都不是本地人，但他們卻十分喜歡香港，也對科大產生歸屬感；其中兩位來自瑞典的同學接過我手上的棉花糖，覺得很有意思，他們說當地的大學校長未必會這樣與同學打成一片。

大學的四年歲月是人生的轉捩點，因為這是建立自己未來的一個重要歷程，大學接觸的一事一物，建立的情誼，都會永留心中。我所接觸的同學，不但成績優異，而且有開闊的世界視野，積極進取，參與不同的活動；我很高興他們沒有將科大視作「借來的地方」，而是以此為「第二個家」。其實，這群來自五湖四海的年輕人，不但是科大持續發展的力量，更是香港寶貴的資產。

眼前的科大同學令我回想起五、六十年代，香港恍如借來的地方，不少人因緣際會隻身來到香港尋找機會。他們大概十分掛念家鄉，大大小小的上海館子、廣東點心茶樓、潮州打冷、客家菜館等到處可見，而作為英國殖民地，香港也是不少外國人遠渡重洋闖一番事業的地方，所以西餐館在香港比比皆是。也許，當時他們從來未料到香港這個借來的地方，最終讓他們落地生根，並產生深厚的感情，以此為家。

科大不少的支持者和捐款人都不是生於香港，如夏利里拉家族、嘉道理家族、盛智文先生、Hans Michael Jebsen先生、Jim Thompson先生等，他們幾代都在香港生活，不折不扣地「落地生根」，與本地人一樣貢獻香港。而大批當年從內地來港的「新移民」，今天不少已成為香港社會的領袖，「取之社會，用之社會」，大力支持香港各方面的發展。其實，很多普羅市民的上一代，都是從不同的地方移民香港，我的父母也不例外：家父在中山大學畢業後來到香港，在阿公岩石礦場工作，養活一家，雖然父親一直十分掛念家鄉，到了我這一代已經視香港為家；我在美國留學、工作四十年，但香港是我生於斯、長於斯的地方，所以我認定香港是事業的完美終站，決定回到香港，為這個家獻出一分力，感覺多好。

香港本來就是一個非常流動的城市。昔日，從四方八面而來的尋夢人匯聚於此，源源注入活力，他們各有不同的故事和原因，在此落地生根，最終以這個「借來的地方」為立身之地，造就了香港的成功。今天，香港的魅力未減當年，加上亞洲崛起，中國迅速發展，吸引了大批優秀學生來港接受高等教育。這些學生熟悉香港文化，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，不但能夠豐富本地同學的世界觀，有助他們適應日益全球化的社會，對香港繼續成為國際城市，無疑是一支生力軍。與其排斥、抗拒，何不珍視、吸納這些人才，凝聚他們以香港為家，發揮所長，貢獻社會？東

借來的地方